

生活手记

医院里的鸟鸣

疏泽民

鸟鸣是一贴镇静剂，它能让听者安神，尤其是在医院。

外面的天还黑着，窗外的树林里便传来第一声鸟鸣，咯咯咯，咯咯咯，犹如小锤快速敲击冰面。不一会，又有几只鸟儿参与进来，声音清脆悦耳。按亮手机屏，才四点二十，离天亮还早，索性躺在床上，听听那些鸟儿都在说些什么，一听，就听出了意思。

一只鸟儿尖着嗓子说，哥哎哥哎这儿看。另一只马上回应，好呀好呀。一只说，噫呀噫呀哥哥姐。另一只说，哎嘿嘿呀，哥哥哥哥哥哥姐。旁边有一只吹着口哨说，舅啊舅啊，丢几个丢。我不懂鸟语，直译有点驴唇不对马嘴，还是意译吧！我听到一只鸟儿在林中说，快起来呀，找虫子啦！另一只说，你早呀！近窗的香樟树上不知什么鸟儿笑嘻嘻地打趣：你俩是天生的，地就一双呀！树丛里传来翅膀扑棱的声音，像在娇嗔地打架挠痒痒：就你多嘴，胡说什么呀……听到这里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

第一拨鸟鸣持续了大约半小时便集体谢幕，第二拨鸟鸣便如潮水般灌入耳膜。咕个咕儿，咕咕咕儿——咕！复读机一样循环。我听出来了，这是咕咕的叫声，白天曾见过，每叫一声都僵着脑袋朝地面叩一下，很卖力的样子。想到这里，我在心里又笑了一下。

在医院陪护，我习惯于早睡，这鸟声便成了每日唤醒我的闹钟。陪护的日子久了，便也摸清了这些鸟儿的作息。它们大约是这家康复医院的老住户了，对消毒水的气味、推轮椅的轱辘声、病人的呻吟早已习以为常。黎明时，它们便在枝头引吭，将新一天的晨光和欢笑传递给院区每一位患者和陪护人员，给他们带来愉悦、憧憬和希望。

这是一家医院的新址，院区有大片绿地，鱼塘，曲池，果林，草坪，高树，花圃，菜园，水榭，凉亭，健身广场，因形就势，一年四季鸟语花香，成为康复患者和陪护家属空闲放松的好去处。那些病人坐在轮椅上，由护工或家属推到院区绿地转悠，看树看花，听鸟声嬉闹成一锅粥。轮椅在柏油路面上的摩擦声、晨练者健身跑步的足音，与树上的鸟鸣混响成院区日复一日的晨曲。

太阳初升，鸟儿沐着晨光，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，在香樟丛间练嗓子。一只喜鹊嘎嘎地落在太阳能路灯上，给电池板戴上一顶黑白相间的帽子。一只八哥点头翘尾地落在篮球场围栏上，单腿扣住

横杠，练金鸡独立。有时候，还能看到一只麻雀在前面飞，后面跟着一大串，像学龄前儿童满院子疯跑——这是一群多么淘气的“孩子”啊，看到它们，总有人忍俊不禁。

一位头发半白的老大爷，将空轮椅当拐杖，慢悠悠地推在园子里踱步。鸟鸣从头顶上传来，他指着树梢，对身边的老伴说：“听，那是画眉。”老伴嗯了声。老大爷又说：“还记得啾，老家后院也有一窝，天不亮就叫，吵得人睡不着。”言罢便笑，脸上露出几分自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人两年前患脑出血，做了开颅手术，现在进行康复治疗，老伴一直陪着，病情有了明显好转。

到了傍晚，公园里又会热闹一阵。那些被训练了一天的病人，终于得以出来透透气。偏瘫病人坐在轮椅上，在护工或家属的推动下，沿着林间小径漫步，累了就在篮球场边的健身广场上歇一歇，吹吹晚风，听听鸟鸣，相互间闲聊一番。鸟儿们知道这是一天中最后的欢聚时光，在树丛里蹿来蹿去，蹬得枝叶乱颤，叫声也格外密集嘹亮。一些鸟儿将天空当作辽阔的舞台，表演滑翔特技，或追逐什么东西，在低空闪电般划出不规则的曲线。

也有鸟儿不喜欢飞，譬如咕咕和八哥，它们落在草坪上，总是低着头，脑袋一伸一缩的，啄食着草籽与小虫。它们的胆子可真大，自顾自地觅食，对来往的行人视若无睹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只咕咕落在了一辆因病人起身行走而空着的轮椅上，叨出一块面包屑，立刻被同伴追赶，两只鸟在空中上下翻飞，翅膀扑得呼呼响，引得轮椅上的病人们仰头观看，脸上竟都浮现出久违的笑容。

我曾见过一位老奶奶，头发花白，傍晚时分由护工推出来听鸟。她总是闭着眼睛，头微微仰起，仿佛在聆听一场音乐会。护工告诉我，老人九十多了，中风加上骨折，一身病痛，但她听鸟时的神情，却平静得如同病愈。有一次，一只小鸟竟飞到她轮椅旁的榴枝上，啾啾叫着，蹬得榴枝蹦极般来回弹跳。老人慢慢摊开手掌，像怕鸟儿摔着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轻声说：“好乖的小鸟啊，比家里的鸡崽还乖。”

鸟儿结束一天的歌唱回巢，病人结束一天的训练入眠。夜深人静，只有值班室的灯光还亮着。病房里，病人进入梦乡，有的打起了鼾声。而我知道，明天天不亮，那些鸟儿又会准时开始它们的合唱，准时将欢快悦耳的大自然天籁送进这家康复医院，愉悦病患的身心。

在这家康复医院，病人与鸟为邻，免费聆听一院鸟喧，是一幅多么温暖的图景啊！那些被病痛折磨的人们，在听到鸟声的刹那，或许忘记自己是个病人。在一院鸟鸣中，他们或许会敞开心扉，与自然对话，与内心对话，在对话中疗愈自己，健全自己，让自己珍惜当下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平凡日子，迎接每一个日出和光明。



幸福的一家 汤青 摄

读史札记

钱鼎铭与安庆乞师

凌微年

钱鼎铭（1824—1875），字新之，号调甫，太仓人，其父钱宝琛进士出身，是道光朝名宦，与林则徐关系密切，先后任湖南巡抚、江西巡抚、湖北巡抚。但是，钱鼎铭本人举业不如父亲，仅是举人。早年曾随父亲治团练，又协助官军收复被小刀会占据的嘉定城，授从七品的赣榆县训导职务，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了半级，于是出钱捐了个六品的户部主事。在丁忧（钱宝琛病逝于1859年8月）回太仓期间，太平军所向披靡，势如破竹，占据了包括太仓在内的苏南大部分府县。钱鼎铭和江南地区的官绅一样，别无选择，只能拖家携眷逃往上海。然此时的上海已成弹丸孤城。那时候的上海可没有现在这么大，被太平军十万大军所包围，形势岌岌可危。恰巧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却风头正劲，打下了安庆，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。聚集在上海的官绅们想到了曾国藩这根救命稻草，乞求曾国藩分兵东征，拯救上海。

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沪皖相隔千里，去“安庆乞师”谈何容易？首先，如何穿越太平军层层密密的封锁线，此为一难；其次，如何说动曾国藩此为二难；再有，如何运送大批兵马抵达上海，此为三难。在这危急关头，无一人敢应。钱鼎铭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，慷慨激昂地表示：“此身七尺，何不能为大局设一谋？”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鼎铭奋然请行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，至安庆谒国藩，陈吴中百姓阽危……继以痛哭，国藩遂决策济师。”曾国藩在日记里也几次记述“乞师”场景：“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信……在座次哭泣，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。”“前任湘抚钱伯瑜（钱宝琛字伯瑜）中丞之少君也，久住不去，每次涕泣哀求，大约不得大兵同行，即

不还乡，可感可敬。”据李鸿章记载：当时曾国藩为之动容，“亦为泣下，乃许济师。”钱鼎铭不辱使命，回到上海后，立马筹备饷银十八万两，又几次奔走于沪皖之间，安排落实运兵方案，最后雇洋人轮船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李鸿章（时为曾国藩的幕僚）率领的五六千淮勇分批送达上海前线，江南战局随之大变，太平军遭受严重打击。至此，“安庆乞师”大功告成，上海终于摆脱困局，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纷至沓来，日益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，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淮军也应运而生。所以，曾国荃在为钱鼎铭请功的疏文中说：“论者谓东南大局转关实系与此。”

“安庆乞师”是钱鼎铭的艰难时刻，也是他的高光时刻，从此一举成名，仕途腾达。曾国藩对他十分赞许：“才大心细，堪膺重任。”所以，曾国藩、李鸿章调到哪里，就把钱鼎铭带到哪里，最后官至兵部侍郎衔的正二品河南巡抚。在清朝，一省巡抚大多数是进士出身，对钱鼎铭而言，论“学历”有点低，不过举人；论官衔只是小小的六品主事，起点也不算高，但终于脱颖而出，实在是机遇与才干的结合使然。不料，年仅52岁的钱鼎铭“感受风热，颈边患一疮痍，日夜作痛”，竟至一病不起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在光绪元年（1875）。其身后可谓哀荣有加，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几次下谕旨，以表哀悼：“办实事心，克称厥职……兹闻阖逝，悼惜殊深。”又赐恤荫子，允准曾国荃的《请宣付史馆疏》宣付钱鼎铭事迹于国史馆立传，破例予谥，盖棺论定，谥号为“敏肃”，并予溢注：“才猷不滞曰敏，身正人服曰肃。”还允准两江总督沈葆楨等人的奏折，在“江苏太仓州原籍捐建专祠”，并御赐祭文、碑文。

